



皇清經解卷八十

學海棠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敬源著

蕩之什上

變大雅

蕩

蕩教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爾雅云版
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菴上帝本指厲王譏其
無法度而在民上為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之蕩蕩無名洪
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為廣大殊失詩旨蘇
氏因此謂小敘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敘詩者豈能逆料
後人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漾狂放義當作慄亦作
暢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洩蕩本水名與此回義俱無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涉今暢慄漾三字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閒亦作盪此俗
之譌也古經文必有別矣卽如詩魯道有蕩此暢字也書以
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古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慄字
也法度廢壞正狂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
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漾洩訓水漾漾近廣
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意當作漾也漢世
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真又師授有自故訓釋得其當後儒
徒據俗本妄肆紛更議先儒為誤豈非經學之一阨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飲晨風以為
憂鼓鐘以為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與使臣南有嘉魚以興賢
者巷伯以刺讒人同一藐藐抑篇以為不相入崧高以為美

貌瞻卬以爲大貌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
用之繾綣從公

昭二十五
年左傳語

忠愛之誼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

之此類難勝詘指蓋自有經以來字體屢更經文亦屢易衛
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况古文大篆乎較之刪定之原
文不啻內典之遭翻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踳誤俗學之沿譌
垂二千年後古經面目幾不可復問然字形雖易而字義猶
可攷此漢唐注疏所以爲功不小也

曾是掎克毛訓掎爲自伐克爲好勝蓋定本掎作倍倍是兼倍
於人故爲自伐毛始據倍字釋之耳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
皆作倍也釋文云掎聚斂也案說文訓掎爲把乃入水取鹽
之名史記武本紀掎視得鼎注以掎爲手把土皆是剝取之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二

義陸云聚斂當是也然此止釋掎義耳王氏曰掎斂好勝之
人掎訓從陸克訓從毛此得之朱傳徑解爲聚斂之臣恐遺
克義漢書敘傳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掎克好聚斂克害
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始祖其說但
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爲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宜而柔義類言汝所兼用之人宜善也

箋訓
類爲

不義從式言沈湎之行不宜從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

三字通用宜鑒于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食宜匱釋文云宜
本作儀其儀一兮箋訓儀爲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
宜此詩兩義之爲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
兩義及烝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

用之亦不甚別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爲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爲荅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爲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惟此祝如字讀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者其禁訟則使之

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

臣相疑乖戾不和所致厲王之時羣小接迹流言交構君臣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之間不能相信至要神質鬼以釋其疑宜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盛如鄭詛射穎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魯作三軍則詛之陽虎亂魯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爲怨謗卽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亦通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敢厥口詛祝乎

傳云咆哮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炮灸氣矜自健之貌與韓咏鼎腹意異韓雖

用毛語而失其旨矣案易釋文大有引于竇注云彭亨驕滿

兒玉篇廣韻彭亨作愷悖注云白彊也意皆同鄭

如蝮如蟪傳云蝮蟪也蟪蟪也陸疏云宋衛謂之蝮海岱之間
謂之蠓蟪通語也蟪蟪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蠓蚘然則蝮爲
總名蟪乃諸蝮中之一種郭之注爾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
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蝮梁
宋以東謂蝮爲蠓是蟪蝮一物而異名與郭義殊殆不然爾
雅所列蝮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蝮蟪之名居七者之一耳
何關方語乎又爾雅云蝮蝮蝮蟪蟪首一蝮總諸蝮也蝮蝮
與蟪蝮七蝮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蝮蝮蝮蟪截去一蝮字
意舍人句讀然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
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
尤甚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四

內異于中國傳云不睡而怒曰𧈧說文引傳語𧈧作𧈧云壯大
也从三大音闔本作大與大小字別三日二目爲𧈧居倦切目圓也三日爲𧈧益

大也平秘切然則今作𧈧省文也又魏都賦姦回內𧈧劉淵
林引此詩證之𧈧作𧈧孔疏引西京賦巨靈𧈧屬語以證此
詩彼𧈧亦作𧈧也𧈧𧈧其一字乎說文有𧈧字無𧈧字𧈧殆
𧈧之破體後遂分爲兩字耳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
曰鬼方遠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攷矣
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爲一事
遂謂鬼方卽荆楚宋黃震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
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

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
娶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時鬼方
本服從于中國武丁時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
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于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
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玉先零西羌也
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荆楚者非是

蕩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亡者以時無文武耳

商之季天爲民生文武民之幸非商之幸也不然安知武庚
不爲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

語見周書
芮良夫解

穆公假陳其言殆深爲厲王危乎雖然訖周之世無文王而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周以亡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亡惟力是視而

已

柳

柳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爲歲
八十有五而衛武公薨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
其壽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未流僉時武公尙在童年共和時
則方少壯柳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達謂武公時爲諸侯庶
子無職事於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
說而源以爲未然詩發於性情主文誦諫無出位之嫌匹庶
尙可爲之况侯國公子武公好學老而彌篤少壯時必德性
過人彼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

自警至耄不忘入相於周必日諷誦焉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敘云刺厲王亦以自警漢侯苞苞著韓詩翼要十卷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毛韓義同也呂記嚴緝以爲庶子時作當矣又此詩本爲刺王而作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辯說以敘之刺王爲失遂引侯苞語以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耳何德編於雅哉

靡哲不思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貌毛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以證此詩異象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刺時故別立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旣無威儀何名哲人乎或謂此哲人乃自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况詳玩經文竝無自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從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闊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市由市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

詩鄭注以讎爲荅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亦是
荅義荅與報二語正相敵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繩爾雅作惓惓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螽斯毛傳
云繩繩戒慎也意亦同蓋字訓古矣况謹飭自持是保世之
意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爲不絕貌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尸諫之後改
設饌西北隅殆
不謬也古人以祀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棄肆
祀皆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罪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
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
中庸引之以證盥明承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
可見詩本言祭也朱傳純以慎獨立解夫戒慎恐懼聖賢主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耶

彼童而角鄭以喻皇后預政殆狂於厲倡嬖郟配姬之緯書也
誠謬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
源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
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
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
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誼同此古字通
用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爲蟬螬而嚴緝從之誤甚
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

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
則柳篇實誼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
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嚴緝以爲武公自稱非
是

說文引告之語言以爲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然傳本引
詩何不徑以爲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云著之語言文稍異
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語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
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語篇文作論玉
篇作語云古文語集韻同今經典俱作語又語本戶快反讀
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音

寢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柳篇視爾夢夢當作夢莫紅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切餘俱當作寢莫鳳切案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从宀从夢引

周禮六寢之文又云夢不明也從夕瞢省聲是寢者寢寐之
義夢者昏昧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
寢想也今人以夢作寢失之矣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
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刺之乎詩所謂告爾憂恤
諄爾敘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
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
成則不能敘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後著之
於詩冀其聞而改悟忠臣憂國卷卷無已類如此又厲王朝

除召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專利監諂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詩亦刺王信用小人如所云惟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僭貪人敗類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爲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彘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日子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成劉虔劉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將采其劉毛云爆爍音劓而希而爾雅釋訓毗劉暴爽音同上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之文亦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同也又詩言將采止取其葉耳於樹之根榦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爲殺舛矣況將采其殺亦不成語又轉爲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爲殘殘卽稀疏意蓋陰用爆爍之解而又不肯顯襲其詞

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申之謂民旣被兵或存或亡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本通鄭易傳云爲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爲黑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尤謬不僅民靡有黑不成語也華谷議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亂少得生存耳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爲衆庶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

斯類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

傳云類急也

國步蔑資謂國

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子以天步爲時運陳氏以國步爲國運今遂習爲常語但訓步爲運終未安

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熟物之用濯猶

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今

因用賢之解與上敘爵語相接成故皆從鄭然傳義實優匪

直與衛北宮語合也

見左傳疏亦引之

周家一代專恃禮爲治春秋

卿大夫恆以禮之有無決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喻

禮傳得詩旨矣又毛公爲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爲儒

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

如鄭東門之墮唐蟋蟀幽破斧伐柯諸傳皆是

詩以禮救亂亦其師說然也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

好是稼穡四語毛鄭旣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呂記兼

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

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爲寶必以祿養賢才意實本於

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爲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

言任賢雜寶言詔祿不可輕維好人擇人不可濫此青出於

藍矣朱傳用蘇氏之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

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患恐非詩旨

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蓋贅耽贅婿皆繫屬義然與荒唐義不

相協故鄭氏申之以爲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爲

危義恐大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

以旅力爲膂力於北山篇已辯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亦作督力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臣莫肯
協力同心憂念天變耳念之當納誦於王修舉政事以挽回
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爲之訓旅爲眾正合詩意何反釋
爲督邪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肯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
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焉用拳勇乎况正
因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困而不能憂念乎

寧爲荼毒孔疏以荼爲苦荼毒爲蝥蟲殆未然也荼爲禮食所
用豈蝥蟲之比哉荼蓼之荼乃穢草薶之欲其速朽詩或指
之

征以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
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朱傳分訓中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土

爲隱暗垢爲汙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至嚴緝云中垢內
汙也以閨門之事汙穢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爲妄說中
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
云哉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作
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良人
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
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聞淺

近之言則應荅聞正言則眠臥如醉

左傳杜注亦云昏亂無
之君不好典誦之言無

識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也韓詩外傳述郭公
出亡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稱其太賢則以爲然而引

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太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尙力而不尙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敘推之殆初年事乎敘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意是撥亂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尙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于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乃兩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敘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爲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敘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未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爲暴虐不如訓餘之自然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

僖二十五年

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

注亦云祭水旱用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疏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祈禱無牲灾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爲初遇水旱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上又引春官大祝六祈注造禱禱禱皆用

牲故說用幣而已知天灾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疏云蘊平常之熱而隆隆又甚熱

熱故暑蘊隆經本單舉而傳為重文古義當爾矣王氏蘊積

隆盛解真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焜紆文切說文鬱煙也正義云温字

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焜温三字雜見也焜與温亦訓為

蘊積耶

戮秀从支音亦解也又厭也其音妬者本作燿秀从支音敗也

通作戮詩惟雲漢篇耗戮下土訓貶音妬餘俱音亦但燿戮

俱諧聲聲舉羊益切音與妬遠釋之得聲意古人韻紱或可

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其耗敗下土寧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使我身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遜云苟我不當天

心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釋龜勉畏去云

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龜勉不敢去以求濟難也皆

勝古注

靡有子遺毛云子然遺失也疏云子然孤獨之貌無有子然得

遺漏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子然遺脫不遭旱灾者皆以為子

然小爾雅云子餘也訓靡有餘遺尤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

臂之解遂釋謂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畱得半身尚可以

為民哉

先祖于權傳云權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權為

于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為歸義

太迂源謂至者倉云來假耳言酷暑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畱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假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爲唯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爲唯云唯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爲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卽傳寫之脫漏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蓋貌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

用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傳會耳說文引此作蔽蔽徒歷

反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引詩跋跋周道證狄

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爲往來疾貌

義稍殊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齒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且反疏及釋文辯之甚明朱傳兼取勞畏兩義不知當何讀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痺說文云勞病也从疒單聲然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借也勞畏二義異音并異字安得兼之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爾雅痺病也悝憂也里乃痺悝之借耳鄭解雲漢之里爲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從鄭訓里爲憂得之但引季布傳無悝爲無聊賴以爲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安得同

昭假無羸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

精誠昭假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較優矣詩言昭假者五烝民
昭假於下噫嘻既昭假爾泮水昭假烈祖長發昭假遲遲及
此詩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
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
感天爲說其噫嘻詩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
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於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
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謂湯之明道下至於
民與遲遲義較順詳見總論似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羸則王義
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始終不
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畱羸以民命瀕危
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爲通貫矣

皇清經解

卷八十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皇清經解卷八十一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蕩之什下 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竝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爲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爲甫侯申伯當矣至以甫卽訓夏贖刑之甫侯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宜皆宣王時賢諸侯而鄭氏遠取穆王時人爲非是然以古况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爲言正見稱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爲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辯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困學紀聞駁之允當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以明獨使召伯營謝之故肅所謂召公專指穆公也時穆公適爲司空耳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世世爲司空也殆非肅意別有辨見韓奕篇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爲冢宰雖未必然然旣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不知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恐周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衛武公虢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爲國君安得與王室連姻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

孔疏以爲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恐未然

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

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於謝耳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塗宐有將導統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往以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迨後申伯遊行則家室已獲寧居故徑從郿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六章謝于城歸是也案一統記今南陽府南陽縣附郭爲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是申與謝兩地相去亦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南陽府至信陽州耳

崧高第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謝于誠歸又云式邁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鄭箋以爲申伯不欲離王室

王氏以爲王之數留兩意正相反較而論之則鄭說長也此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二

篇屢言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玩其詞氣殆是王促之使行非留之也古諸侯在其國則南面而爲君入王朝則北面而爲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內而輕外也况申伯以卿士進爲牧伯箋云申伯周之卿士又南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爲侯伯疏引左傳謂侯伯是爲州牧新膺重寄自應執謙引避宣王倚毗念切亦宐敦迫再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爾

王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謝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於岐周以郿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酆有文王廟故至酆策命申伯誤矣酆鎬相去止二十五里酆亦在酈之東與鎬等耳何得道郿而入謝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貌曹氏改釋爲着艾之狀而嚴緝宗之非也彼謂番番與書秦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旣愆則番番不得爲勇武之稱耳殊不知番番語其平昔旣愆語其目前在秦誓詞意原無礙也爾雅釋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波若作着艾解則當音婆與幡通班固辟廱詩幡幡國老是也嚴仍音波音與義左矣嚴本又作番注云番書作番音義同尤謬妄此詩諸本無作番者不知嚴所見何本也且字書亦無番字俗人誤減其筆畫寫番爲番則有之元不成字也案番本音煩獸迹从采从田象形假借爲波音耳又案采音辨辨別也若去上ノ則采字矣豈容溷乎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貌采芑傳云眾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祀就封之事故言其內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爲眾盛而先儒釋經之微旨不可得見矣

周邦咸喜鄭以周爲徧言徧邦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爲指王臣之使申者然王臣在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邦况王臣素與申伯共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爲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嚴緝謂普天莫非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得良牧而喜也其說似矣然

周邦既爲通名則何由見爲南方諸國且前言南國南邦南
土皆別而名之矣何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爲國
名者豈獨是詩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烝民

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
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
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
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
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旣殊意義亦別申伯
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旣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
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
皇清解經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四
卷望其遺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崧高敘云建國親侯烝民
敘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
氣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
性必有情正見性善情亦善義亦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
以物爲形則爲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
注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卽自人
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
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
之於朋友也仁義禮信皆天命之性此趙注人法天之意乎
但兄弟以恩合室與父子同言仁孫疏專屬之於禮未爲允

當楊氏之言

詳見呂記

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朕命詩丞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則異龍
爲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封駁之任而已山甫式百辟保
王躬賦政四方是百寮之長佐王出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爲
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聽治及歲終詔王廢置爲出納
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爲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
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
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濶爲一又移其
誤於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爲空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大迂
源謂毛意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空自謀舉之乃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舉之者維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
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

愛義見下條

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愛作愛蓋愛愛古
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愛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
源謂尋繹傳義可考正經文者此類是已

韓奕

首章以禹比宣王言王能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顯明之道是
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倬然美之近解以道爲路謂韓侯
由此路而入朝受命真屬戲論

儻革金厄毛云厄烏蠲鄭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楹

於革切

之孔

疏申二家之說謂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箋以不

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尙象多卽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卽此章元袞乃龍首也赤鳥爲乃鵲字也金厄旣似厄蟲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炮鼈鮮魚疏云炮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云爇煮曰魚炮與魚別而此及六月炮鼈音皆作魚則炮與魚皆烝煮之也案韓奕釋文炮薄交反徐云甫久反六月釋文無音反殆傳寫之脫漏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兩詩炮字俱作魚音爲當又案魚廣雅云焠謂之魚注音不玉篇云魚火熟也廣韻云魚烝煮也字今作魚焠音皮又音碑

維荀及蒲鄭云蒲深蒲也疏引周禮醢人深蒲注謂蒲蕝入水皇清經解卷八十一陳處士毛詩稽古編六

深始生水中者是案說文作藻云藻蒲蕝之類也从艸深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

蒲可爲席亦可爲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醢人加豆有深蒲荀菹其見於詩者澤陂魚藻之蒲皆興也惟韓奕荀蒲則爲菽焉案本草香蒲入本經上品吳普本草謂之醢石宋圖經云春初生煥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莖大如匕柄者生啗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華抱梗端如武士奉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萼華華中藥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亦本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萼箋云深蒲正指大如匕柄者

韓侯顧之毛傳云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

之則於禮當顧謂升車授綬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
義於是之時當有曲顧也傳義既有本而仲達發明之尤明
確矣古人步言視聽無敢越禮正目而視猶云上則敖下則
憂傾則姦必予之以節焉况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
託詞雖不必悉拘於禮文然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
失容之大者豈反咏之以爲美乎漢世近古先王禮教猶存
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實而推詳顧之
二字不憚詞費定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
又見古經立言無一字或苟真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
以還放達成風瞻顧小節尤莫知自束於禮幸先儒之說縣
諸功令學詩者尙得闡明其義至宋儒盡棄古注往往據所
習見以釋古經直謂韓侯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
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遂無由得聞嗚呼禮教之壞不獨庸
俗人致之矣揚用修論此詩言若非禮而妄顧則是覘箴裝
之厚薄窺媵御之冶容雖似戲談實爲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熊

羆皆墊獸熊如豕黑色羆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
者謂之魑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爲彪音黑爲麟式竹

似虎淺毛謂之號音虜貓非捕鼠之貓也周書世俘解武王狩

禽虎二十二貓二卽此貓虎矣其似號貓而食虎豹者謂之

狻音酸狻即今獅子三者皆見爾雅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熊虎醜蓋

其猛又相同也故古者畫熊虎於旗敎則師都建之出軍則

軍吏載之

韓姑燕譽言既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射義引狸首詩則燕則譽正與此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殆欲破譽爲豫案服虔注左傳訓譽爲游又引孟子一游一譽見昭元年孔疏譽豫似可通用然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眾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不詞矣王肅孫統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閒遠邇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爲北方多種此詩其道其貊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垂荒裔無疑矣貉俗字也本作貉此

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貊而諸本因之

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耳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

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眾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况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尙未必常居司空之職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爲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

詳見孔氏書傳

左傳又云聃季爲

司空

見定四年

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於經傳而

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邪又周家六卿竝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牙爲司徒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屬召氏豈其然乎

豹有赤白二種皆黑文罷有黃白二種韓奕詩所獻則各指其一也玉海云山海經春山多赤豹中山東胡有黃罷成王時東胡獻此獸

江漢

崧高烝民江漢韓奕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稱爵仲山甫稱字召穆公稱名詩以寓興而已非有義例也然穆公獨稱名者殆以別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江漢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蓋此詩文鋪而義痛亦烝民愛烝之類此經字之賴傳以

正者也詩中字似此者多矣

秬鬯一自毛鄭異說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爲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尙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鬱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概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爲鬱鬯故周禮分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

而爲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申毛旣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於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稱秬鬯竝無稱鬱鬯者豈非以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與藥中鬱金根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說文鬱從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周禮鬱人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

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華之英妙是華以四月也傅元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嬾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傅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草綱目引此本草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埤雅引此兩書言華之色候互異以朱傳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罽賓伽毘皆遠夷鬱林郡在古世亦屬荒服鬱金非常有之物而古人每祭必用未審從何取給豈三代時中華本產斯卉而後世無之天時地氣有變遷與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告于文人謂告于召氏先祖有文德者也集傳以爲文王非是上圭瓚秬鬯正賜之爲告文人之用也若是文王王何不自己告之而以賜虎哉又下言于周受命是就文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耳詩人敘事自有次第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經無附庸而傳云云者當是引成語連及之耳且傳自述周制如此非言賜召公也孔疏申之曰土田卽是附庸恐非毛旨

于周受命鄭以周爲岐周蓋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於豐鎬也嚴緝以周爲豐殊無謂彼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迹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况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

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

常武

常武攸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旨
哉斯言可以論世已宣王懲艾前愆厲精圖治赫然中興信
稱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於始必倦於終穆公
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
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爲
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于畝敗而
戎患興武事不立實由德之不常此詩殆有先見當時國史
深識穆公作詩本旨而著之於攸誠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
宣王詩十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雅兼美刺而終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專於美而終之以戒
不欲沒其實也夫子之編二雅厥旨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疏引孫毓之言以鄭說爲長
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兵稱項燕事比之恐非確
證勝之稱燕假其名也非以爲祖而追本之也孫旣誤而孔
亦不覺胥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泝康公
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本其祖德以爲榮而韓奕篇亦言先
祖受命烝民篇亦言纘戎祖考數詩立言之體大略相同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
古通用震怒又非譬况語經文當以而字爲正鄭箋云王奮
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明是而字之解孔疏申

之爲如恐非鄭意

鋪敦淮瀆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瀆鄭讀敦爲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爲厚集其陳而後儒皆宗之然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云敷布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引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敷雖異而敦迫則同勝鄭王之說矣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痛字通常武鋪敦淮瀆鋪字徐音字韓詩作敷訓大意經文兩鋪字古本容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爲一恐非是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三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鷺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速鷺言其精悍也故疏云鷺是鷺鳥若鷹鷂之類申傳意甚明朱傳統訓爲疾恐遺如翰義

常武詩紀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瀆繼征徐國蓋此時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之國非淮夷殆未然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况江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武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乎意此時淮北之國徐爲大宣王討叛先治其小者支黨旣散然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痛而服此用兵之次第也鄭箋以爲旣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彼釋文云噫馬本作懿然則懿噫通用古字之常耳宋李樛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王以褒姒爲美此彊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爲懿美之哲婦則是詩人美之并非幽王美之矣夫爲梟爲鴟何美焉况楚語懿戒章讀懿爲抑則從之詩懿厥哲婦鄭讀懿爲噫獨不可從乎又抑亦讀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王時皇父亂政於外褒姒亂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皇父七子皆恃豔妻以爲奧援則褒姒尤屬戎首矣

時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寺爲寺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四

人義雖通然詩止言婦人亂國無一語及闔豎不應此獨立稱之又歐陽僅曰舉類而言耳朱傳則云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召旻箋而爲之說與介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介爲大道狄爲遠慮鄭以爲被甲之夷狄孔疏是鄭得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荇之華何草不黃三詩敘皆言四夷交侵下篇亦言日蹙國百里此介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此之懼而反雠視忠臣可勝歎哉集傳本從鄭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而以婦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闔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辰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

號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
施妖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遺讒被刑無可控訴
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闈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
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
止供洒掃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椽靡其毛傳昏字
無訓椽訓天椽未嘗以爲闈人鄭箋始以昏爲闈官卽周禮
闈人之
官闈昏通椽爲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爲未
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爲此解耳
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爲有見但瞻卬篇又以
任闈人爲說則失之

靖訓爲謀本於釋詁夷之爲滅則恆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椽回逾之人實謀滅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以靖夷爲治
平謂王所使治平我邦者非其人迂矣

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
得之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疏申傳云明王富
賢人今世則病之解甚明徑彼疏斯裨傳云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糲亦簡當又與胡不自替文義連貫後儒之解俱不及
又箋云米之率糲洛帶切今
作糲音屬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

石得米九斗爲稗也說文云稗計委也穀米一斛舂爲八
斗也與箋異箋得之矣別有辨見大
雅生民篇又替說文作替云從竝

白音自與黑
白字別聲廢一偏下也又作替從日音越與日
月字別又作替
從𠄎所臻切從二先先乃先後之先
非首筭之先二先爲𠄎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

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從扶扶蒲旱切竝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替替字而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瀕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爲水厓後人借爲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爲頻是古濱字箋破頻爲濱疏以傳爲古字通用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俱爲王室倚賴相望於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召而風之終以邇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爲風雅之始終夫子敘詩其有微旨乎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皇清經解卷八十二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敍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振鷺豐
年有瞽潛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凡十五篇其
廻與敍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離載芘良耜
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爲祀大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
有成命及執競以爲康昭以後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
臣工噫嘻以爲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離詩以爲
武王祭文王非禘太祖而不思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

辨詳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通義載芘良耜徒譏敍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祀稷豈獨

無樂章絲衣以爲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思絲衣土
服繹祭之明證敍說本不必易此皆失之顯然者至於維天
之命維清烈文載見武桓賚凡七篇則朱傳與敍在離合之
間尤有當辨者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爲祭文王本與敍不
遠而獨削其告大平奏象舞之說夫上推天命下及曾孫明
是功成治定歸美祖考之詞此因大平而祭非常祭也至象
籥之舞是文王之樂見於左傳敍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欲棄
之烈文載見皆助祭之詩亦與敍合而不用其初卽政及始
見之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耳惟蒞阼之始見廟臨諸侯詩人
樂見新王丰采故述而爲歌敍說豈可廢乎其武桓賚三詩

之說與敘不異矣然據左傳楚子之言以武爲大武之首章
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則甚非也

通義辨此甚詳

左傳

以者定爾功爲武之卒章竝不以武爲大武之首章也周頌
篇止一章無臺章者傳指末句爲卒章意以一句爲一章與
且者定爾功爲卒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武頌矣朱子反
目爲首章方欲借左以證成其說而顯與之違何以取信於
人邪其三其六杜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敘知洛
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二

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
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
牛一武王駢牛一與清廟敘祀文王爲一事源案孔氏書傳
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爲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
有之也但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
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
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敘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爲長箋以駿爲大箋義與周書武成傳合
可從也顯承無射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爲優

維天之命

敘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鄭亦以

爲周公將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後儒莫從其說然合之經文斯言良是經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收之者所以承先篤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哉周家爲治全恃禮樂周公制禮作樂是輔相成王一大事業故降至春秋日尋兵革猶聘問燕好以禮相維而天王亦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二三十年其重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文王爲受命開基之祖居位最久意五十年中規模制度犁然備矣今紀載闕略無由考其詳然稍著於經傳者如禴祠烝嘗靈臺辟靡皆見於文王正雅書康誥言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爲法至晉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吳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言文王之謨孔子亦言文王之文信乎文王之時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旣致大平更取而斟酌釐定之爲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頒度量是也此詩正作於斯時所云收聚文王之德惠順文王之意指制禮作樂於義爲允

假以溢我與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

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

一云溢慎靜慎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慎郭氏以

爲義見詩正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

子孫義本諸此王崔中毛作順字解見釋文又云慎本或作順蓋讀本不

同然合之爾雅則慎字爲正也又假說文作譏譏音娥云嘉

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勺與象皆舞曲也勺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尼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以勺爲文舞象爲武舞疏引熊氏語證之蓋勺卽頌之酌象卽頌之武也其維清敍云奏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於維清敍下引劉氏語以象爲文舞卽左傳之象籥歌維清以奏之勺爲武舞卽大武歌大武以奏之夫以象爲象籥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賈疏合也至酌武明有二頌乃合之爲一舞可乎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四

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告天主勢若崇侯之屬我應云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爲崇也旣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

有成維周之禋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源謂祭天枝伐雖緯書之說然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信也類祭之爲祭上帝見書舜典泰誓及禮記王制諸書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觀之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又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禮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

經枝伐之言非謬矣

烈文

朱子辨說譏烈文敘以爲詩中未見卽政意然清廟敘言成洛
邑朝諸侯詩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敘也何是彼而
非此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
陽以爲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謂諸侯助祭使我獲
福是諸侯錫我夫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爲臣下之
力耶楊用修駁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夾輔以克興周祚是
錫我以福斯尤爲妄說嗣王莅政之始諭誥諸侯自當稱揚
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徒歸美羣下感其翊戴之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壬子詩稽古編 五

私津津道之不置何其陋也

烈文篇皆告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以武王
之德也箋謂辟爲卿士公爲諸侯殆不然卿士日在王朝豈
與外諸侯竝敕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封靡爲大累崇爲立
言武王克紂時諸侯無大累於汝邦者仍立之爲君嘗論其
世知斯語誠然也殷未亡三州之侯黨惡於紂誅應概從
翦滅但其中或出脅從不皆助紂爲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
立之俾得自新洵曠蕩之恩也此時亦在助祭之列矣其黨
惡之甚者則弔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
王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
五十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

箋以崇爲增其爵土恐非是進爵益地所以賞有功也僅無大累而已遽膺此賞可乎王氏以封靡爲專利傷財字義雖通但詩旨恐不爾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徂矣二彼字皆彼萬民也彼作言民之先在岐者作室以居彼徂言民之後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蘇氏以彼作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誤矣岐有夷之行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蘇又謂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亦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爲咀又於岐字絕句持

之甚堅然徂之爲咀是從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師心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之創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於毛耳其謂徂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竝無異於毛案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爲咀竟不思徂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從之信後儒之謬說疑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爲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山立說因以岐山之道路平易釋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謂平易之道也

康成引易乾易坤簡當之韓詩章句亦以爲仁義之道故曰
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爲道路平易豈欲子孫保
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邱之異固不可盡信至昊天有成命爲郊
祀天地詩小敘所言不誣也朱子據歐陽時世論判此篇爲
祀成王之詩通義辨之允當案以成王爲王誦之謚漢以來
元有此疑

賈誼新書引叔向言以成王爲武王子

故韋昭國語注已辨之不意

先儒吐棄之說復見采取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二字外傳
訓宥爲寬密爲寧鄭箋申其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
以息暴亂甚爲正當朱傳改訓宥爲宏深近世楊用修非之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良有見也案宥字說文本訓寬其見於經典者易云宥罪書
云流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云三宥盡取寬義而南華亦有
在宥篇彼釋文云寬也蓋宥字義止一寬盡之更無他訓朱子因寬
而轉爲宏又因宏而轉爲深全是遷就經文以入已說耳况
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德與書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同
義一二字足垂法千古所以爲經也宏深靜密取義不已迂
乎輔廣演爲四義尤可哂也

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

純固則破廣爲光固爲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

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和
之又云終於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固不應數處同誤况

以固和之終於固和若固爲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案韋昭注國語熙廣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兩右皆訓助諸家所同也朱傳釋爲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於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敘尊卑乎眞屬戲論於旣右饗之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難通矣案右字本訓助其作佑者徐鉉以爲後人妄加也此詩釋文云右本亦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右字則爲助義詩左右流之保右命爾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保右命之維天其右之旣右饗之日右敘有周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右字皆助也古經右助字俱如此他典多添旁作佑當是衛包所改詩右字偶未改耳朱傳於周頌右字皆訓右手之右又轉爲尊義殊費迂回胡其不講於小學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將明堂亨帝之時乃兼言牛羊孔疏以爲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釁積供羊牲積是積柴然在釁下則是禋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見此詩維羊乃爲配享而設非亨帝所用也辨之亦詳確矣華谷用詩故之說亦引羊人文證祭天有羊牲不如孔義之當

時邁

莫不震疊傳云疊懼也疏云釋詁文彼疊作摺音義同案說文

懼懼也讀若疊是疊懼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鉉疊徒協反懼之涉反分爲兩音詩惟釋文亦然古今異音如此孔所據乃古音又爾雅郭注云懼卽懾也然說文懾懼各一字而音同
明昭有周式敘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爲任賢稱職之證與毛鄭義相符矣集傳以在位爲諸侯以式敘爲慶讓之典較切巡狩時事

執競

執競無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武王持其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則下競字乃爭競之競非自彊之競矣又天下之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毫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釐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爲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從韋昭杜預注內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納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與鄭箋立異也然旣遵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制周禮時已著爲樂章合鐘師奏之乃又謂成康爲二王之諡而執競是昭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自相戾矣劉瑾謂時邁思文信爲肆夏納夏而執競之爲昭夏則否蓋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難於彊飾故作此騎牆語

思文

貽我來牟鄭引僞大善赤烏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貽民非天以貽武似矣然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麩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麩不旁及餘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語意自殊則赤烏銜穀之祥當時容或有之不得以涉于符瑞而概斥其誣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也若如後儒之說謂后稷貽民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粒我烝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則仍是莫匪爾極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

之意詞旨不冗複哉况后稷播種其爲嘉穀多矣何獨取來牟一物鄭重言之之又案來牟大麥也是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韓詩貽我嘉麥薛君云麥大麥也見文選注班固典引曰元秬黃麥亦以爲一物矣惟廣雅分爲大小二麥來小麥牟大麥朱傳嚴緝從之非是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云夏之屬有九韋昭國語注亦云樂章大者曰夏是稱樂爲夏古有此名也集傳釋夏爲中國且謂肆夏納夏因時夏語得名然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敘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非之而以爲戒農官之詩夫戒農官何與於祭祀而編之於頌乎况合之經文未見其然也經先戒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獨詳於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稱保介者鄭箋詩及注月令皆以爲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爲副俱不云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之說特取高誘注而益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

維莫之春疏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耕事當在建寅之月不當遲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遣應以孟春援據甚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詳確後儒多易之左矣至朱子初說言商周改正朔但爲歲首其朝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乎

赤烏所銜惟來牟一穀周以爲受命之瑞故獨著於思文而臣工詩又特稱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爲天賜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闔宮二詩廣舉諸穀各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眾人朱傳曰眾人甸徒也案周世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指四丘之甸所出長穀一乘之甲土步卒從君狻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各甸徒用以耕耨王藉國語所云庶人終晦者是已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

藉朱傳所謂旬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竝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鈹

音姚

一鎌音廉

一耨一椎一銑然後成農而

鈹耨銑三器皆見臣工詩鈹卽詩之錢也用以耕耨或作鑄

俗作耨卽詩之鎛也用以耘銑詩亦名銑用以穫今備覈之

爾雅劇謂之隄郭云皆古鈹鍤字劇說文從斗作斛引爾雅

亦作斛土雕切隄說文云斛也楚洽切徐曰鈹鍤銑廝鍊皆

同一字案鈹七遙反邢疏音秋詩釋文云鈹七遙反何士遙

反沈音遙方言又有斛鑿鑿畱畚梟裡諸名世本云垂作鈹

以上爲名甚多實與錢一器矣爾雅斫劇謂之定李巡云鉏

別名郭璞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鉏鉏頭也廣雅云定謂之

耨呂氏春秋云耨六寸以閒稼高誘以爲耘苗之器是也世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本亦以爲垂作之攷工記段氏爲鉏器然則鉏也斫劇也定

也耨也鉏也一器也爾雅又云斫謂之鍤

張畧切

郭云鑿也而

說文以鑿爲大鉏此又鉏之同類而稍別者與銑釋文正義

皆引釋名說文解之劉云穫禾鐵也許云穫禾短鎌又小爾

雅截穎謂之銑亦言穫也獨此器無名傳云錢鈹鉏鑄銑穫

也鈹與鑄廣其名穫言其用矣又案錢本田器名卽淺切後

世借爲貨泉字讀如全他書史皆然惟此詩錢字猶存本音

本訓

噫嘻

噫嘻篇昭假鄭引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之言能成王業

其德著且至也朱傳引書格汝眾庶則脫去昭義矣

既昭假爾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爾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詞正祖孔意朱子初說以爾指上帝集傳以爾指田官均未安

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傳疏義優矣又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設一主田吏卽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似專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爲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眾亦在其內矣朱子專用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旨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旨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

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申之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爲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二十里內有十千入也不

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振鷺

振鷺詩在彼無惡在此無斃朱傳從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爲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彼墜其命而厭彼誤矣此詩我客兼指二王後周革商命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耳非東樓與微子也况彼墜其命是爲可傷有何可厭厭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有然耳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斃而有譽同指客句法本相應若惡屬客斃屬我則與有譽文義不貫矣

豐年

敘云秋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烝嘗據敘秋冬詩祖妣文也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四

後儒各自立說王氏以爲祭上帝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方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卽大享明堂爾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况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良耜不應又以此詩爲樂章此皆失之顯然者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爲方蜡或近之其饗農致天地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敘朱子辨說議其誤及爲集傳仍用敘說蓋細思之知其不可易也朱克升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

僕一之胡一桂
輔廣俱宗此說

改本作報賽田事

趙氏以此
說爲是

而以初本爲是

殊不知穀登而薦者卽月令嘗新薦廟之事也稷菽麻麥皆有薦何無詩乎且此詩稌黍竝言將以薦黍乎薦稌乎二穀又不應同薦矣晦翁已悟其非而改克升尙執爲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瑾疑朱子旣謂敘誤猶用其說是後來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初說乎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爲大義本釋詁但彼亦作奕孔疏以爲音義同古字容有然矣源又謂亦者旁及之詞噫嘻之服耕與上駟發同意豐年之高廩卽上黍稌所藏皆非旁及之事惟訓大爲允當也鄭意應爾而疏無發明故辨之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五

有瞽

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敘云奏大武也酌敘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爲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王卽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乃爲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敘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爾疏謂經止說周

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况經所言惟縣鼓是周制耳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爲周樂設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眈曰瞽眈直謹切案說文眈目精也從目夂聲勝臍皆從朕聲疑古以朕爲眈許所謂古其古文乎朕又作眈後漢盧植傳注云無目眈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以有眸子爲眈而有瞽箋釋瞽爲眈則瞽非無眸子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眈俱與此釋文異靈臺疏又以瞽爲眈眈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也廣雅云瞽矇矇盲也殆通稱耳

潛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去

爾雅釋器云椽

音椽又霜其反說文作椽所今切字林山沁切

謂之浮

潛同又音岑

毛之傳

詩本之小爾雅廣獸云椽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爲取魚器也古矣王介甫謂積柴取魚疑於盡物不可爲訓故改釋潛爲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魚殆幾於竭澤獨不爲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具見於詩者曰罾曰梁曰笱曰罟曰竹竿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綸曰網曰罾併此詩之潛凡爲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爲絕流罭之細目亦同於數罟不僅積柴爲盡物矣

潛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鮪之文

輔廣辨之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敘說也吁季春薦鮪之文載在月令人皆見之廣獨不見

事同穀梁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

昭七

年王孫滿當定王時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孫敖當僖公時武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如檀弓謂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六年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爲證乎然雖詩不諱昌何也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爲廟諱及採之爲經典所謂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則奏爲樂章必更有釐定矣益信古人詩樂分爲二教也

載見

僮革有鶻鄭云鶻金飾貌疏以爲卽韓奕之金厄是也朱傳取皇清經解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烈祖箋聲和語釋之恐未當彼言八鸞故以鶻鶻爲聲耳鸞首之金有幾而亦和鳴哉况車上設鈴本取其聲革末垂金止以爲飾詩人稱美義各有歸宐乎訓解之不同也何得移彼釋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良是也又謂孝享介壽通爲一事則未盡案三者雖皆指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所謂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

綴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于純嘏使繼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於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總欲諸侯亦

享其福耳朱子初說以爲均福於諸侯意本相同後復變其說與烈文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勝

有客

亦白其馬傳以爲亦周箋以爲亦武庚傳得之矣先代之後亦得如王朝自乘所尚所以尊大之也若駁武庚以美微子恐非客所欲問詩人忠厚之旨當不其然

且字有四音子餘切者其本音也說文訓薦又七也切此二音人所習聞又音徂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存也士曰旣且釋文云往也又七敍切音取韓奕籩豆有且鄭云多貌頌有萋有且毛云敬慎貌而韓奕有且則兼菹取兩音正韻且字音慈庾切而引頌萋且當之誤矣慈庾切應讀如聚與取各一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蓋雕琢皆治玉之名本於爾雅非鄭氏臆說也嚴緝據棧樸毛傳謂雕琢分別金玉灑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意誤矣棧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姑卽經文而分釋之耳非雕字定訓也此詩敦琢自當以爾雅爲正案雕追敦字異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送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逐而餞送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甫往餞可見古禮如此朱傳曰追之者已去而復還之夫不留之於未行而追之於已去往返僕僕重勤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之禮又訓左右爲無方說本蘇氏賓禮掌於行人郊勞贈賄

皆有常儀饗燕芻牢皆有定制非可意爲厚薄也安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宋傳雖不訓威爲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呂記嚴緝俱載什方張氏語以淫威爲誅武庚事此最爲謬說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竝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畧之士稱揚朝廷威德以攝遠夷叛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施此於象賢之裔也

武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嗣武受之毛訓武爲迹謂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爲嗣子武王文義俱通但雅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諡而言其單舉諡惟江漢文武受命闕宮至于文武而已彼二王竝舉容或省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旣歿之後當以傳義爲正

者定爾功疏謂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者昧也誤矣者昧者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乃隨武子之言也楚子引者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者昧豈誤合二文爲一乎

閔子小子之什

閔子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卽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卽政而朝廟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之後者此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大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淺深必待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作然必意嚮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觀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嚮如此可謂天姿過人矣何至惑於流言疑忌周公積年不悟誤二也又四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小敘首曰朝於廟次日謀於廟又次日進戒又次日求助於
因朝而謀因謀而進戒因聞戒而求助四敘語意相連貫而皆稱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前三詩在居攝前後一詩在歸政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宋儒好貶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從其免喪朝廟之說者蓋謂周公居攝止行豕宰事嗣王見廟臨羣臣當在新立時不應遲至七年後耳不知公之攝政縱未必踐阼負辰南鄉朝諸侯然謂僅行豕宰事未必然也當是時出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以至建親藩營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臣職乎其訓於王則曰冲子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之稱乎非常之舉非聖人不能行故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尹之放公之攝皆曠古一見之事姦人託之以爲利儒生諱之以爲誣其不知聖人

一而已源謂成王初免喪時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攝政
非已出不必有咨問之言及歸政之後親理庶務自當從容
延訪以盡下情博采羣言以裨治道四詩正作於此時矣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既謂免喪時作矣及釋粵峯桃蟲又以爲
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訪落篇多難爲指管蔡則是成王
之疑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矣嘗考之書金縢殆
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年以前武王崩管叔方
在殷也聞之而流言言達於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
閱月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
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閱月矣居喪二十七月

肅之說

除居東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歷此多故哉况成王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衰絰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宅憂諒陰不應出郊也公亦在衰
絰中不應迎以衮衣繡裳也此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
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
懲前毖後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
免喪時作非也案予小子古天子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
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作洛在攝政之七年

孔氏書傳毛氏詩傳說同

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後則卽政又久矣又康

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亦自稱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

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年未必初立時也江漢詩亦云

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雖未必果節要非

初卽位事矣此皆見於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

泥

訪落

庭直也此詩書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以庭爲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旣以見棄見牆釋之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况紹庭二字亦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謂顏監精史學而不牯於專經之陋故獨得詩之本旨源謂斯言不然經義宏深專精於是者尙詆其陋反謂涉獵者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重

得之乎

艾歷也歷數也釋詁文也鄭訓朕未有艾轉歷而爲數不如王氏訓歷之爲徑也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爲盡矣又云予不能及及與盡異義當何適從乎又此篇集傳本順文釋經須語語相綴方得文義蟬連中間脫去維予小子二語殊屬疏忽

敬之

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爲歌則作者主名不可考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敬之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爲之詞耳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爲答之之詞是直以此四詩爲

成王作矣

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朱傳曰陟降於吾之所爲則與日監在茲意復出矣

小豸

莫子莽蜂自求辛螫莽蜂亦作粵斧訓爲瘳曳毛鄭之解與爾雅同其來古矣訓爲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彼之新經字說皆此類耳不意朱呂大儒乃爲所惑且安后之爲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耳然辛螫並言豈辛者蜂之味耶又辛螫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見釋文可見經字元多借用非有師授不能

得其真徒據今本而妄爲傳會失之遠矣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四

桃蟲飛鳥之喻泛言事理如此當謹於微詩名小豸以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肅述毛言將來患難當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詩意良然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至叛亂此誤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僅口語小罪豈得輒加刑戮况此時已扶殷叛矣以爲叛於居東後者亦鄭之臆說向讀金縢書已辨之

鷓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婦女匠襪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茗折卵破之喻卽桃蟲也小於黃雀取茅秀爲巢大如雞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鷓其鷓鷓是也先儒以爲鷓鷓鷓鷓亦此鳥矣小豸箋合鷓與題肩及鷓三者爲一鳥其以爲鷓者卽鷓鷓之說至曰鷓之所爲鳥題肩則證成

拚飛義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爲鵬焦貢易林亦言桃蟲生鵬鵬與題肩皆鷲鳥意與鄭同其說當有本

載芟

朱子辯說謂載芟良稻二詩未見有祈報之異夫春祈秋報總爲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則願其將來一則述其已往祈報意自在不言中矣豈能句櫛字比務與題意相配如後世詩人較工拙於毫芒者哉

載芟敘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禮記祭法疏引載芟敘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

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長矣詩疏云祭法王爲羣姓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

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廟門

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

以供盞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謂詩主

爲民祈祭誠如疏言况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

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

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

月令孟春躬耕帝藉仲春命民社俱

在春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北據此

則王社在藉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

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說通義引穀梁

傳語云天子親耕故自立解證之其非無本信矣至蘇氏用以釋此詩

敘則未必然耳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爲后土配社棄爲田正配稷此田主當在藉田中依樹木爲之田主爲神農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賈氏以田主在藉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篇傲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甫闢其土也華谷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當是初墾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耘旣耕而耘也是去草木根株餘餘其穢旣苗而耘也是去苗間草不獨箋疏之解甚明卽經文前言其耘承芟柞之文後言其穢承傑苗之文二耘之不同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

皇清經解卷八十二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美

耦其耘本從箋義集傳改釋爲去苗閒草未審何意劉瑾宗朱亦指其誤

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爲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謂爲耦者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喰其饁傳云喰眾貌釋文勅感反說文喰聲也他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喰者眾人飲食之聲殆合毛詩二義而爲之說然經文喰字末指饁言則是方饋時耳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韻增釋爲眾聲不言飲食足通毛詩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卽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饁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耘則使之行饁故彼詩婦子繼以饁飲之文此詩婦士上

承噴盃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以婦士爲夫婦恐非詩旨

有飢其香有椒其馨古注曰酒醴言玩文義亦當然集傳云飢芬香也未詳何物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文云飢食之香也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

振古如茲毛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義雖本爾雅然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振爲極不知何本况極古語亦未順

良杞

其饌伊黍箋謂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而彭氏以爲無珍味意相反夫農夫豈食珍者耶彭殆食肉糜之見也大全偏錄其語

皇清經解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毛

茶蓼竝見爾雅茶者茶委葉也某郭皆引此詩蓼者薺虞蓼也孔疏王

蕭皆以爲穢本作蕨蕪也田中穢草也草而茶爲陸穢蓼爲水穢當矣但

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荼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

食明日或謂紫葉者爲香茶青色者爲青茶亦謂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或作馬蓼此與王氏

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辣茶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

蓼雖穢草然古人飲食資其性味內則烹雞豚魚蟹皆實蓼腹中又切之以和羹膾與葱芥等耳漢史游急就篇蓼與葵韭蘇薑竝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說文以爲辛菜而

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見劉向別錄又北史蕭大

葵微尹君之錄又漢書菽文目農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

和食味大有用也良耜篇特以其妨稼故薶之案顏師古言

蓼有數種

銳而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葉圓而厚生於澤中者曰澤蓼

一名虞蓼唐本草謂虞蓼為水蓼蘇恭注云生下濕水旁葉

似馬蓼大於家蓼韓保昇本草言蓼有七種曰青蓼香蓼水

蓼馬蓼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

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潤大有黑點木蓼亦名天蓼蔓生葉

似柘葉六蓼華皆赤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華黃白子皮青

滑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合此諸說觀之唐蜀二本

皇清經解卷八十二陳處士毛詩稽古編天

草之水蓼其卽顏之澤蓼乎良耜所薶當指此草孔疏引爾

雅虞蓼之文以釋詩而虞蓼澤蓼顏以為一草矣又案蓼字

亦作蓼

絲衣

絲衣載弁箋云載猶戴也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視濯視牲則使小宗伯

今使士則非正祭矣故為釋賓尸此敘與詩相符合有明證

者也朱傳改為祭而飲酒之詩夫祭而飲酒正楚薶所謂燕

私湛露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飲樂章不應列之於

頌

絲衣敘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記云高祖令天

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祀記云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謂天田星也與班書晏注同案農祥卽房宿以霜降晨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謂靈星卽龍星又謂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己月祈祭則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爲一祭且八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始襲充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雩農星皆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海據宋本當不誤矣

訪有二種一是正祭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禮記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无

郊特牲索祭祝於祊及小雅楚薺祝祭於祊是也二是明日

釋字亦作禋

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郊特牲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釋與祊同時而釋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

有堂有室釋於堂以接尸祊於室以祭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敘釋賓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皆言釋而不言祊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斛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禮簡接尸禮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首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

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此音恐

驚俗也音語下快切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大

阻力切傾頭也口五乎切音吾徐鍇曰大言故大口以出聲詩曰不吳

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从大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於

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仄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捷何

說較優也但史記武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驚趙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得聲古

字通用多取音形仿髡又似从大口五乎切為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於虞韻取徐說於卦韻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辯其孰是得闕疑之道矣近世楊

慎古音略從何音樺作吳亦從陸音話陳第古音攷從徐音

吾作吳殆一偏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吳字作娛云人

娛樂必謹謹故以娛為譁定本作吳泮水吳字依王肅作誤

云誤與傷為類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

字而兩詩吳字一以為娛一以為誤皆離於本訓然娛虞同

為樂義與史記合娛虞誤皆諧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

義異毛公得於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從大從

大非經旨所關兩存之可也

勺

遵養時晦毛以遵為率養為取謂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指武

王言也鄭以爲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案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證攻昧之義而解之曰耆昧也

注云致討於紂則

養之訓取春秋時已爾毛義有本也永叔曰退自循養與時

俱晦後儒多從之語雖美恐非詩旨况以此語指武王愈不

得言養晦五年須暇姑緩紂誅耳何嘗自晦哉

釋勺頌者多異說而傳爲正矣傳意云於美武王之師也率此

師以取是闇昧之紂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無不助

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

龍訓和辨見商頌

不以疆

力也躋躋然有威武者武王之所爲則用之使後世有所承

嗣實維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介有嗣參用歐蘇說述

之餘皆疏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亦有桓頌書武成云大賚而詩亦有賚頌

名雖同義實別矣牧誓勉將士而桓頌美武王武成言賑賜

而賚頌謂封建也

賚

敘云大封於廟也封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以勸敕諸

侯也朱傳本遵敘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

合劉瑾謂朱傳頌文武之功亦如大武兼頌文武之德不知

大武篇經文文武並言此篇經文不言武豈可相例耶

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定是傳寫之誤

賚般二頌皆云時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則由於勤

勞天下一則由於懷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耳
集傳於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於義短矣周之
代商當世共知何煩作驚喜之詞以自夸詡耶

般

哀字三見詩常棣般武及般頌是也三哀字毛皆訓聚鄭則般
頌獨訓眾案爾雅云哀聚也又云哀眾多也聚則必多二義
相成鄭不爲易傳矣韻會謂哀通作培引易哀多益寡古易
作培多爲證案古易培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培乃
把取義與詩培克義同非此三詩之哀又字或作裛裛乃裛
揚字博毛切當是借用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皇清經解卷八十二終

嘉應生員邵昶校

